

能不忆江南

夏鑫森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LUMIN PUBLISHING HOUSE

能不忆江南

聂鑫森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8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能不忆江南 / 聂鑫森著 . — 厦门 : 鹭江出版社 , 2018.9
ISBN 978-7-5459-1483-2

I. ①能… II. ①聂…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1201 号

NENG BU YI JIANGNAN

能不忆江南

聂鑫森 著

出版发行：鹭江出版社

地 址：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361004

印 刷：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杨庄镇

大窝头村西

邮政编码：065200

开 本：840mm × 1092mm 1/32

插 页：2

印 张：10.25

字 数：181 千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9-1483-2

定 价：4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编：野 莽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池英（美） 立松升一（日） 吕 华

刘浩冰 许金龙 安博兰（法） 周大新

尚振山 贾平凹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

野莽

在一切都趋于商业化的今天，真正的文学已经不再具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神话般的魅力，所有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文化团队与个体，像日光灯下的脱衣舞者表演到了最后，无须让好看的羽衣霓裳做任何的掩饰，因为再好看的东西也莫过于货币的图案。所谓的文学书籍虽然仍在零星地出版着，却多半只是在文学的旗帜下，以新奇重大的事件，冠以惊心动魄的书名，摆在书店的入口处，引诱对文学一知半解的人。

这套文库的出版者则能打破业内对于经济利益的最高追求，尝试着出版一套既是典藏也是桥梁的书，为此做好了经受些许经济风险的准备。我告诉他们，风险不止于此，还得准备接受来自作者的误会，此项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免会遭遇意外。

受邀担任这套文库的主编对我而言，简单得就好比将

多年前已备好的课复诵一遍，依照出版者的原始设计，一是把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被翻译到国外的，重要和发生影响的长篇以下的小说，以母语的形式再次集中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收藏；二是精选这些作家尚未出境的新作，出版之后推荐给国外的翻译家和出版家。入选作家的年龄不限，年代不限，在国内文学圈中的排名不限，作品的风格和流派不限，陆续而分期分批地进入文库，每位作者的每本容量为十五万字左右。就我过去的阅读积累，我可以闭上眼睛念出一大片在国内外已被认知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以及这些作者还未被翻译的本世纪的新作。

有了这个文库，除去为国内的文学读者提供怀旧、收藏和跟踪阅读的机会，的确还能为世界文学的交流起到一定的媒介作用，尤其是国外的翻译出版者，可以省去很多

在汪洋大海中盲目打捞的精力和时间。为此我向这个大型文库的编委会提议，在编辑出版家外增加国内的著名作家、著名翻译家，以及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和参与文库的遴选工作，荟萃各方专家的智慧，尽可能少地遗漏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这方法自然比所谓的慧眼独具要科学和公正得多。

遗漏总会有的，但或许是因为其他障碍所致，譬如出版社的版权专有、作家的版税标准，等等。为了实现文库的预期目的，那些障碍在全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出版者会力所能及地逐步解决，在此我对他们的倾情付出表示敬意。

目 录

中篇小说	能不忆江南	002
	鲁小冰的湘军秘史	062
短篇小说	天街	106
	风雪夜归人	117
	烟波芥舟	135
	惊雷	159
	鹰爪	174
	驯虎	183
	尚梦蝶	194
	典当奇闻	207
	秋声秋色	222

破毡笠	237
百年老锅	252
芳草斜阳小院	265
红黑白	280
斑头雁	298
路考	308

中篇小说

能不忆江南

鲁小冰的湘军秘史

能不忆江南

忆江南

在许多年前的那个初夏，在“风景旧曾谙”的江南偏僻一隅，在现代背景上凸现的一个古香古色的小镇，谢辞、翁翥、华力这三个人物，从不同的方位与地域，蓦然相逢在这个坐标点上，就像一部设计精巧的戏曲，兀地到了高潮处，他们身不由己地成了此中的主要角色，然后演绎出别有意味的种种情状。在他们短暂的驻停之后，风流云散，而内心深处常回响着古人的一句咏叹：能不忆江南！

眼下谢辞已经相当衰老了，那细若游丝的呼吸，随时都有可能戛然而止。而翁翥与华力，也已跨入了中壮年的行列，他们揖别后，再没有过任何联系，“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当然也从不向人说起那一段往事，只在隐秘的记忆链环上，还系着关于那一个时空的标签。

也许，这三个人对宋词都有过或深或浅的痴迷，那遥远的江南古镇，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事序和情景，被浓缩成一个一个缱绻的词牌，永远地散发着古典的芬芳。

水调歌头

谢辞教授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在远离大学校园千里之外的一条南方古老的河上，重新遇见他的学生翁翥。这是1990年初夏的一个下午。

微斜的太阳悬在河的上空，阳光肆无忌惮地倾泻在河面上，奔腾的波浪如同出炉的铁水，金光四射，两岸青山金碧辉煌，氤氲着一派富贵气象。这时谢辞正在游船的座舱里读着一本宋代人写的笔记小说，阳光和波光晃动在发黄的纸页上，把墨黑的字淹没成很模糊的一片，他只好放下书本，离开座位，从舱中从容地走出来，停留在舱门口。阳光泼了他一身，他感觉到满头银丝在温热中逐渐伸直，发出清亮的细碎的声响。站在船头栏杆边的一个身材修长的少妇悠闲地回转身来，紫红的裙摆划出很漂亮的弧线。他们的目光猛地相撞，撞得很重，分明有一种弯曲的感觉，然后迅速绷直，奇异地衔接起来，颤颤的。这种衔接，穿越了七年的岁月，使谢辞想起校园中的那个活泼的美丽的少女。他差点要喊出“翁翥”这个名字。但翁翥的目光渐渐变冷变硬，有如烧得通红的金属浇上了一瓢冷水，“叭”的一声断裂了。翁翥飞快地转过身去，去看很远很远的水面上的一叶渔舟，谢辞只好缩回座舱里去。

谢辞重新坐下，思索这次和学生的相遇，深感人生何

处不相逢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并且具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象征和暗示意味。作为一个古典文学教授，又专攻宋词，此时很容易沉入北宋词人晏殊《踏莎行》的境界中去，那些凄恻艳美的句子令他将逝去的时光与眼前的情景混淆起来。“碧海无波，瑶台有路，思量便合双飞去。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绮席凝尘，香闺掩雾。红笺小字凭谁附？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1990年初夏的这个下午，谢辞坐在驰往老王镇的游船上，突然发现他的这次出行是如此的神奇和荒诞。在此后的日子里，他渐渐地发现这个短短的过程，其实是他一生思维格局和行为规则的缩影，他的灵魂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拷问。拷问他的除了翁荔，还有另外一个小伙子华力。不过这一刻，谢辞和华力、华力和翁荔之间还没有产生任何联系。

几天前的一个上午，当谢辞走出第三教学大楼的梯形教室时，澎湃的掌声一直追随着他走到炽烈的阳光下。他知道许多学生，尤其是女学生的钦羡的目光，正萦系在他的一头银丝上。虽说年近花甲，他的身板却是直直的，脚步很有弹性，特别是这一头银丝，不是花白，不是略点清霜，而是从里到外的纯白，有如一座雪峰，他自矜老得很美丽，是一种成熟的男人的美丽。对于许多情窦初开的女

孩子，无异如是一种极有力度的诱惑。他走到了阳光下，深红色的衬衣使周围漫开一片暖色，是略染轻红的暖色，这使他立即回到刚才讲述《词学》的境界中去。诗偏重言志，“温柔敦厚，诗教也”“发乎情，止乎礼义”，而词则不然，成长于茶楼酒肆、歌台舞榭，极少礼义教化的基因，大胆地表现男女之情，故以婉约为正宗。正如这略染轻红的暖色，而不是金光灿烂的太阳。于是，文人有了两种心态，有了两副笔墨，以诗来言志，以词来写情写爱写性。陆放翁有“铁马秋风大散关”的诗句，也有“红酥手，黄滕酒”的辞章。谢辞得意地笑了，然后回转身，向目送他的学生们挥了挥手，便朝不远处荷塘边的柳林中走去。这成了他几十年的习惯，下课后到柳林中坐一坐，看看日影，听听鸟鸣，那个空荡荡的家不必急着回去。

当他坐下来，点着一支香烟，惬意地吸了一口后，有轻盈的脚步响到面前，是一个长得很纯净的女孩子。谢辞抬头看时，说了一声：“你姓翁吧？”“不。我不姓翁，我们班都没有姓翁的，给您，您看看就明白了。”说完像小鹿一样跑了。谢辞的手里捏住一张练习纸，他摇了摇头，他把她当成翁翁了。他把练习纸上密密麻麻的字看完后，突然兴奋起来，南方的楚地西南角，有一个宋代遗落的山中古镇叫老王镇，恢复了昔日面貌，民风民俗一如宋时，成为一个旅游胜地。末了说你不要问我叫什么，我想邀你暑假

一起去玩，若同意，今晚八时在此处见面。谢辞苦笑了一下，然后把练习纸撕碎了。当晚八时的约会他自然没有去，但他记住了“老王镇”这个地名，久在书斋，又不看报看《新闻联播》，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他不甚了了。但他决定去老王镇一趟，或许可以为他的宋词研究找到一些鲜活的素材，正好下星期没有课，于是乘火车南下，到了楚地的省会，再换乘向西南方向的车次，在古山溪站下车，找到船码头，登上了一艘游船。一直到此刻，他才发现出行这个事件原本具有的目的性已被他省略，由它衍生出另一个目的，即希望在宋代久远的氛围中，领略宋词形成的生活底蕴。但他的目的性同样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谢辞的目光穿过开着的舱门，抚着站在栏杆边背朝着他的翁荔。这个姿势使他想起七年前的一个夏日的黄昏，翁荔站在校园小清湖的栏杆边，单薄的身子衬着一大片湖水，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但她自始至终没有把“面”转向他。七年后的翁荔已是一个风韵很浓的少妇，胳膊、腰肢和臀部都呈现出一种圆润的线条，再不是单薄的一片了。“谢老师，我明天就走了。我不后悔。你的活法太尴尬，师母就称不上是一个女人，那是一个工具！”翁荔的声音又冷又湿，然后，背对着他走了。谢辞在小清湖畔几乎坐了整整一晚。

渡江云

翁菘听到列车员喊古山溪站快到了的时候，她刚刚嗑完一大把奶油瓜子，小茶几上堆着棱角分明的瓜子壳，每一个都优雅地掰开成两片，但底部却是相连的，如同许多只张开翅膀的小鸟，在做短暂停留后的起飞准备。她为自己能如此娴熟地嗑瓜子而感动。同座的陌生人都很羡慕地看着她，并带着些许惶惑。她淡淡一笑。她这几年的光阴被锁在一栋豪华而幽静的小楼里，嗑瓜子成为她生活的必需，使她感受到连续不断的脆响在唇齿间的真实存在。小楼悠长的白昼和夜晚，她常常想起曾就读过的大学校园，家境的贫寒致使嗑包五毛钱的瓜子也成为一种少有的奢侈，少女所有的心思都埋在古香古色的书籍中，这使她在同学中鹤立鸡群。

列车“哐哐当当”响过一阵后，终于停在古山溪站。她从行李架上取下一个真皮旅行包，再从座位上拎起一个鼓鼓的鳄鱼皮坤包，随着人流向车厢门口走去。她要来老王镇，已经策划了不少日子，临到动身却又懒懒的了，其实她住在这条铁道线旁边的一个城市，要来并不难，只是没有心情。昨夜在那栋小楼里，突然做了一个梦，梦里的老王镇氤氲着一片轻红，宋朝的楼台亭阁金碧辉煌，市井间的人皆着古装，有车舆轿马间或驰过，分明听得有人唤